

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貶神醫則雖
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
流涕則此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
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宮子
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
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適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
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
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
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為命不可不聽為
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六終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適進

楊朱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
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
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
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樵其心棄其名者澤及宗族
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
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而彊爲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僞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必假於名君矣乎然必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

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聚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僞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爲天下後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構則名亦既有均在可議之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矣曾不若盜貨者之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

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馱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异哉

百年之生憂患所瘁陰陽寇其外嗜慾蠹其內無彊無堅爲疾爲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

之生安得無介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豈甘心於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爲可樂是以競譽規榮慎耳目惜是非偶偶遑遑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日惟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大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累梏何以异哉莊子亦以此爲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遑遑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脫而趨當土之樂者爲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觀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

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璞未散渾淪之質不雕於人偽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道然自得矣性於心爲體心於性爲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則能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不若游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爲近名之善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爲近刑之惡也故不爲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

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

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

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

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

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

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

生奚遑死後

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異立同由是生死之同異昏擾而無辨矣楊朱欲齊生死之變而一之故即俗之所見以生爲異以死爲同要其終必歸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穀亂於滑稽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齊

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爲言者將祛世之重惑
宜以任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爲之言也
且謂堯舜同於桀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
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跡安得不同趨於腐
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是乃孔子所
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郅以放餓死展季非亡
情矜貞之郅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
嗜欲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爲誤善也
所矜在於清正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爲
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既有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
矯枉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郅是亦爲情欲之所
役也放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乎
是以聖人緣督以爲
經而不爲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
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
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平逸身者不
殖

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爲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
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
右里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
不窶是所以爲樂生也而後則不殖是所以爲逸
身也蓋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
則滿身戚醮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
之道不爲已甚於世道
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一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

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懈于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

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欲言意之所欲行莫

得而恣也故老商見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乎得恣而
肆之勿壅勿遏矣故老商許其內外進矣所謂恣
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亦若是而
已非曰翫足於聲色臭味以犯人理之所惡然後
爲恣也能進此者是所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
矣故雖一日一月之生亦足以爲養矣又奚以戚
戚然久生爲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
子曾西之所不爲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晏平仲
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三歸反坫是好
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
子之問答譬猶果蓏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
故列子取其說以寓夫至道
非欲學者爲管晏之所爲也

管夷吾曰吾旣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
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

旣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
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裳繡文而納諸石椁
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
吾二人進之矣

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
以星辰爲珠機以萬物爲齎送則其所遇烏乎往
而不
可哉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
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
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

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
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
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
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嫵媚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
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
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
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僞
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
僞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少以救

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
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
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智慮智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
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
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
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
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
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

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
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
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
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
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
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整行於一國未合於
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
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
無尤以應之佗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

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惑着人理之所甚醜者咨口
之飲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誥戒者常人之情
目欲視色至於闕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黜嗜慾
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
至於闕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惡也惡夫名
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性
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爲者語其坐馳之
情則其疾逸仰之問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
所不至亦無所不爲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
心智外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
爲則真而已矣其所謂咨口之飲者非荒醜于酒
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沉湎冒色也蓋朝穆於
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咨口之飲肆情
於色雖名聲之醜曾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
此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爲仁義之

操而敢爲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真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與濟人於湊洧爲治未免爲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若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真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說辭亂其心榮辱喜其意則其爲誠可鄙其意爲可憐矣以是相鄭而事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爲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居季孟之間其趨操之不侔內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爲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爲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爲有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真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

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尹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步也賓客之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

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
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
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
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
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
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叩
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
用服膺而莫之捨滿心戚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
矣夫以子貢之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
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爲子孫無

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之亦惑矣
又苦體絕甘約已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務
求適其適可不爲之大哀耶爲端木叔者藉其先
貲初不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既已有之又
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爲而無不玩其適意
而忘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
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子孫之遺
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
爲無所遺矣噫爲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
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爲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
之財其所行所爲是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
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求於教者所
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奚啻天壤連而
以爲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爲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斲不死可
乎曰理无不死以斲父生可乎曰理無父生生非貴

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父生奚爲五情好惡
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
百年猶厭其多況父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
亡愈於父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
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
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
速於其間乎

周於有生生不離形形終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
形形安能久是以百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二

無一焉理或不能父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
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憂患爰以父生方其有
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汨於中汝身之中四體
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
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
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
又安以父生爲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奚
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父生
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
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
死不爲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之以放於盡不爲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
父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
顏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
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

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於易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含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為者則物我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

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

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爲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爲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蓋曰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足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爲言乎禽子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奈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而至於殞身而不知覺矣人於愛身則是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有生貴則治賤卑則事尊終身役役無非爲物曾無一毫之爲已苟亦不思我之生也其以我耶其亦爲人而生我耶如其在我則我奚爲而不自爲耶且將以爲人也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爲人哉列子深醒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楊氏爲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謂以吾言問人禹墨

翟則吾言當矣是特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蹙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

室美絃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

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被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舜爲帝之盛帝禹爲王之首王周公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爲不誣謂之威威然以至於死不爲溢惡之言矣至於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爲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抹塊何以异哉謂美惡爲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爲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爲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

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舜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

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
楊子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四海為遠治之在心
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奚啻運諸掌哉苟能
此道矣則我無為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
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
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為其力矣是使堯牽羊
而舜荷簞之類也故曰將治大
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大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
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
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
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

義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
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可言可為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為之域則不逃於
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
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
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
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
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
所遺謂善為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為可避
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速之間爾安可致惑於遲
速奔競而不已哉然則為皇為帝為王其應世之
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邪其果非也耶蓋帝
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
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

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爲聖者則獨存而常全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

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爲養性是乃養生之主衛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爲而其爲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生必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爲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爲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爲也形未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爲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兆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
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
之適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
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
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
秉彜而好德則名斯賓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
而資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
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已
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
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遽豈復須臾之寧哉
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
役曾不足以充其欲況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

安能償其無厭之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
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退將以有避恐懼於
幽畏鬼責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威不必爲我施
恐恐然唯畏其我及也刑不必爲我設惴惴然唯
畏其我犯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我
之真宰喪矣此之謂適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
壽夭可忘審知足之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維
則刁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不知在我者一無
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間也獨
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
是之謂
至貴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
息

飢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
則爭與君臣之分所由以辯也民莫不衣食而不

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衆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無情欲愈於凡民遠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譽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脩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均是人也爲田父而享國君之奉則病矣爲商魯之君而與田父侔地則憊矣夫捨膏粱而從藿藿

國人信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泊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爲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麤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衣緼麤者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繡狐貉之溫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暖姝姝

而不知道之衣被萬物惑於世味
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
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無厭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為無厭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為性列子之教斬於順性而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為陰陽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為富足以有此四者為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為無厭孰大焉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
害生安止不止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

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已人則反菑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則身荷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無為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利乎老君曰六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
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
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
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
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

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賓名其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構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羨美虛名趨之不已因失其名實至八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身具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理反以彼告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賓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爲我是邪說誣民者盡聖人之道皆六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

揚墨爲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爲名是亦以開先聖之道爲已任也其書乃務引揚墨之言以垂訓嘗以孔子與墨子均爲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爲楊朱一篇之訓爲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爲不乖寡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爲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人意逆矣蓋楊氏爲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已者其生也爲壽爲名爲位爲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遑遑偶偶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繫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之生宜知爲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心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爲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爲楊氏之邪說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爲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明羣有以至虛爲宗

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
道并爲一談斬於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
之心也故凡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
以四聖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
不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真與楊氏同爲
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
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
我者其唯春秋乎列
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終